

宋
論

冊
四

宋

書

卷

之

一

上

卷

之

二

下

卷

宋論卷十一

船山遺書本

衡陽王夫之譏

孝宗

漢之於匈奴也。高帝圍呂后嫚掠殺吏民。烽火通於甘泉。文帝顧若忘之。而姑與款之。垂及於景帝。休養數十年。人心固。士馬充。武帝承之。乃始舉有餘之力。拔將於寒微。任其方新之氣。以絕幕窮追。而匈奴破敗以遁。東晉之勢弱。不能支。祖逖死。桓溫敗。廷議不及中原者數十年。謝安端默凝立。聲色不顯。密任謝元練北府之兵。而苻堅百萬之師。披靡以潰。劉裕承之。俘姚泓。斬慕容超。拓拔赫連。無能與競。使孝宗而知此。亦何至苻離一敗。姜敝而不復振。以迄於宋之亡哉。孝宗初立。銳志以圖興復。怨不可旦夕忘。時不可遷延失。誠哉其不容緩已。顧當其時。宋所憑藉爲

折衝者奚恃哉。摧折之餘。凋零已盡。唯張德遠之孤存耳。孝宗專寄腹心於德遠。固舍此而無適與謀也。然而德遠之克勝其任。未可輕許矣。其爲人也。志大而量不宏。氣勝而用不密。量不宏。用不密。則天下交拂其志。而氣以盛而易虧。故自秦檜擅權以來。惟盛氣以爭得失。而不早自圖。惟虜盟已敗。檜姦已露之餘。事權一旦歸我。而何以操必勝之術。兵孰老而孰壯。將孰賢而孰姦。芻糧何取而不窮。馬仗何從而給用。呼而卽應者。何以得吏士之心。合而不乖者。何以成同舟之濟。謀之不夙。則臨事四顧而徬徨。信之不堅。則付託因人而卽授。乃自其一竄再竄。顛倒於姦邪之手。君情不獲。羣望不歸。觀望者。徙倚而諒其志之難成。媚嫉者。側目而幸其功之不就。當其飄搖遠徙。禍切焚身。避影銷聲於當世。無周爰之諮訪。雖曰老臣。而拔起遷

謫之中。猶新進也。一旦勃興。與天子訂謀於內。遂欲奮迅以希莫大之功。率一往之情。無可繼之略。豈秉麾建旆。大聲疾呼。張復仇讐。驅匪類之義聲。遂足以抗百戰不摧之驕虜哉。一敗而終不復興。固其所必然者也。夫孝宗而果爲大有爲之君。德遠而果能立再造之功也。則處此固有道矣。完顏亮南犯而自殪矣。完顏雍新撫其衆而不遑遠圖。未有尋盟索賂之使。渡淮而南。則固可急修內治。擇帥簡兵。繕備積儲。而從容以求必勝之術也。湯思退可逐而未逐。尹穡王之望可竄而未竄。史浩可戒之以正。而聽其浮沈。虞允文陳康伯可引與同心。而未遑信任。朱元晦劉共父可使秉國成。而尙淹冗散。如其進賢遠姦。成畫一之朝章。則國是定而無伏莽之宵人。乘小挫而進其邪說。於是而廟議輯矣。人心翕矣。猶無事遽爾張皇。迫於求獲也。

楊存中吳璘雖老猶可就訪所託之偏裨張韓劉岳部曲
雖凋猶可求慣戰之材勇將未得人草澤不無英尤之士
兵雖已弛淮襄川陝自多技擊之材罷湖山之游幸以鼓
舞人心嚴漁侵之姦欺以廣儲芻粟繕淮泗襄漢之城堡
進可戰而退可憑簡西南谿峒之蠻兵氣用新而力用壯
經營密定於深宮威信無猜於閫外竭十年生聚教訓之
勞收積漸觀釁乘時之效然後絕其信使責以駝奔彼且
懷忿而起不戢之兵我固堅立以待狂興之蹟如是以圖
之燕雲卽未可期而東收汴雒西埽秦川可八九得矣此
之弗慮猝起德遠於摧抑之餘積不平之志氣視舉朝如
醉夢而已獨醒卻衆議以憤興而激其妒忌孝宗企足而
望澄清德遠攘臂而爭旦夕孤遣一軍逍遙而進橫擊率
然之腰姑試拚蜂之螫李顯忠萬里初歸衆無與親邵宏

淵百戰未經懷私求試則苻離之潰虜不躡迹而相乘猶其幸也。蕭思話一潰而劉宋日削。吳明徹一奔而陳氏族亡。契丹之送死於女直。女直之興尸於蒙古。皆是也。宋之不亡其能幾乎。人言和而我言戰。義足以相勝。名足以相壓。而彊敵窺見其無成謀。則氣益振。異己者坐待其無成績。而互相搖。天下亦共望其有成功。而終不可得。史浩曰。一失之後。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。未必非深識之言也。孝宗在位二十七年。德遠雖沒。未嘗不可有嗣以圖功者。惜哉。其一仆而終不能興矣。情愈迫者。從事愈舒。志愈專者。諮謀愈廣。名愈正者。愈盡其實。斷愈堅者。愈周其慮。大有爲之君相。務此而已矣。

孝宗奉養德壽宮。極愛敬之忱。俾高宗安老以終壽考。三代以下。帝王事其親者之所未有。爲人後者爲之子。道無

以尙矣。夷考嗣立以後。多歷年所。大典數行。徒於所生父母。未聞有加崇之舉。奉大義。尊正統。抑私恩。矯定陶濮邸之失。其可爲後世法乎。夫議道以垂大法。正大經者。固未可一概論也。禮曰。爲人後者。爲所生父母服期。統之曰所生父母。則於所後者之族屬。雖功總以降。迄於服絕之遠支。而皆期也。名之曰父母。則尊之曰皇。曰帝。立廟以閒所後者之祖考。固不可也。而竟沒其父母之實。夷之所疏遠之族人。抑不可也。光武之於南頓。無所加尊。而不失其親親之報。情伸而義無不正。奚不可哉。然而禮以義起。而求遂其心之所安。非一概之論可執也。則孝宗於此。未可以英宗之例例之矣。其於秀王。僭無追崇之典。可無遺憾也。王珪之諫英宗曰。陛下富有四海。傳之子孫。誰所貽而忍忘之。鄙哉。其爲小人之言也。仁宗以崇高富貴貽之己而

爲父母。漢王無崇高富貴貽之己而卽非父母。然則利之所在。父母歸之。而人理絕矣。而孝宗則異是。太祖之得天下。雖幸也。而平西蜀。定兩粵。下江南。距北狄。偃戈息民。布寬政。興文治。以垂統於後。固將夷漢唐而上之。其曰傳長君。以靖篡奪。法雖未善。而爲計亦長。乃德昭不能保其軀命。其子以團練使降爲疏屬。是宋未亡。而太祖之亡久矣。幽明交恫者。於茲六世。爲其子孫者。弗能興起。而聊長其子孫。是亦不容已於仁孝之心也。然則自秀王偁以上。至於德昭。含不敢言之恤。以俟後之興者。九原當無異心。高宗嗣子雖夭。徽宗八子雖絕。而自真宗以下。族屬不乏賢者。乃創義以興復之。而歸神器於德昭之裔。是高宗者。非徒允爲孝宗之父。實爲太祖之雲孫者也。秀王悅服。而願以子孫爲其子孫。情之至。卽理之公矣。孝宗壹盡其忱。以

致孝於高宗。卽以追孝於太祖。則無所推崇於秀王也。庸何傷。知此者。然後可以通天下之變。斟酌典禮。而無所遺憾於人心。不然。執一槩之說。堅持一理。以與天下爭。則有隙以授邪說之歧。而爲所屈服。故張璪桂萼相反相激。而極乎汎濫。故曰。唯忠信可以行禮。謂盡己以精義。循物而無違其分也。研諸慮。悅諸心。準諸道。稱諸時。化而裁之。存乎變。而及其得也。終合於古人之尺度。而無銖銖之差。夫古人之尺度。固非執一槩之說。所可取合也久矣。今且有說於此。藩王之子。入爲天子之嗣。迨及踐阼。王猶未薨。若僅高官大爵。稱爲伯叔。則天子之制臣諸父。將使三朝拜表。北面稱臣。如咸邱蒙之說。而豈人子之所忍爲乎。故執一槩之說。未有不窮者也。誠使有此。而當國大臣。早爲之慮。所不容事至周章。而羣起以爭得失矣。則唯有一道焉。

可以少安而講之不容不豫也。以先皇之遺詔。冊王之次。子嗣爵以守侯度。而迎王入養於宮中。謝老安居。無所與聞。以終其壽。其薨也。葬以王祭以天子。天子廢絕期之制。而行期服於宮中。以是爲恩義兩全之大略。變而能通。心得而道可無違。其庶幾乎。雖然。準諸大義。順乎人子之心。猶未可以此爲不易之經也。自非若孝宗之上。繼太祖者。有父在。固不當貪大寶而出繼天子也。

人才之摧抑已極。則天下無才。流及於百年之餘。非逢變革。未有能興者也。故邪臣之惡。莫大於設刑網以摧士氣。國乃漸積以亡。迨其後。摧折者之骨已朽矣。毛擊鉗網之風。亦漸不行矣。後起者出而任當世之事。宜可盡出其才。建扶危定傾之休烈。而熏灼之氣。挫其初志。偏側之形。囿其見聞。則志淫者情爲之靡。而懷貞者德亦已孤。情靡者

相沿而濫。德孤者別立一不可辱之崖宇。退處以保其貞。於是而先正光昭。俊偉之遺風終不可復。如是者其弊有三。要以無裨於國者均也。其下目之所睹耳之所聞皆見。夫世之不可抗志以相撓也。而求一深淵之區宇以利其游泳。正與邪迭相往復。無定勢矣。而正勝邪。小人之蒙譴也淺。邪勝正。君子之受禍也深。則趨彼避此。以徼所行之利。雖有才可試。亦樂用之於詭隨。而奚有於國事之平陂。其次其志亦懷貞。而不欲託足於邪途矣。以爲士自有安身利用之術。進不貽君子之譏。退不逢小人之怒。可以處閒散。可以試州郡。可以履臺端。可以位宰執。不導淫以蠱上。不生事以疲民。不排擊以害忠良。不氣矜以激水火。無必進之情。而進之也不辭。無必退之心。而退之也不吝。故當世習與相安。而獲吉人之譽。如是則才有所不盡效。而

抑不求助於才以自輔。其究也。浸染以成風尚。而不可問矣。始以容容。終以靡靡矣。又其上。則固允矣。爲秉正之君子矣。觀其所志。與其所爲。天下之所相望。後世之所推崇。伊傅之德業。舍此而不能與焉。故一時有志之士。樂就之以立風軌。然而終不能者。則惟德之孤也。天下無能與其德者而德孤矣。視天下無能與其德者。因舉天下置之德外。而德愈孤矣。其好善也篤。而立善之塗已隘。其惡惡也嚴。而摘惡於隱已苛。以義正名。名正而忘求其實。以言衛道。言長而益啓其爭。以視先正含宏廣大之道。默以持之。如淵涵。慎以斷之。如嶽立。操扶陽抑陰之權。密用而姦邪自斂。受智名勇功之集。挹取而左右皆宜。其意似不欲然也。而考其所成。則固不能然也。欲託以伊周者。定之元功而未逮。卽以絜韓琦李沆定國是濟危疑之大猷。而亦有

所未遑及此者。使當休明之世。無姦邪之餘威。以激其堅忍。無詭隨之積習。以觸其惡怒。無異端之競起。以勞其瑣辯。無庸懦之波流。以待其氣矜。則道以相挾而盛。業以相贊而成。其所就者。豈但此哉。故摧抑人才者。雖不受其摧抑。而終爲摧抑害。乃彌互百年而不息。故曰。邪臣之惡。莫有大於此者也。宋自王安石倡舜殛四凶之說。以動神宗。及執大政。廣設祠祿。用排異己。其黨因之。搏擊無已。迄於蔡京秉國。勒石題名。錮及子孫。而天下之士有可用者。無不入於罪罟。延及靖康。女直長驅以入。二帝就俘。呼號出郭。而宋齊愈洪芻之流。非無才慧。亦有時名。或談笑而書逆臣之名。或挾虜以亂宮嬪之列。於是時也。雖有憤恥自彊之主。亦無如此痿痺不仁者之充塞何矣。高宗越在江表。士氣未復。秦檜復起而重摧之。趙張胡李幾不保其死。

羣情震懾。靡所適從。姦慝相沿。取天下之士氣。抑之割之者。且將百年矣。士生而聞其聲。長而見其形。泛泛者如彼。以相搖蕩也。岌岌者如此。以相驚歎也。則求其擴心振氣。以奮出而規天下於方寸。庸詎能乎。故孝宗立。奮志有爲。而四顧以求人。遠邪佞。隆恩禮。慎選而篤信之。乃其所得者。大概可睹矣。陳康伯。葉禹。陳俊卿。虞允文。皆不可謂非一時之選也。內不失身。上不誤國。興可興之利。而民亦不傷。辨可辨之姦。而主亦不惑。會君之不迷。幸敵之不競。而國以小康。至若周必大。王十朋。范成大。楊萬里之流。亦錚錚表見。則抑文雅雍容。足以緣飾治平而止。絜之往代。其於王茂宏。謝安。石季長。源陸敬輿。匡濟之宏才。固莫窺其津涘。卽以視郗鑒之方嚴。謝宏微之雅量。崔祐甫之清執。杜黃裳之通識。亦未可與相項背也。下此則葉適。辛棄疾。

之以才自命。有虛願而無定情。愈不足言矣。推而上之。朱元晦張敬夫劉共父三君子者。豈非曠代不易見之大賢哉。乃懲姦邪之已淫。故崖宇必崇。而器使之途或隘。鑒風波之無定。故潔身念切。而任重之志不堅。正報讎復宇之名。持固本自彊之道。亦規恢之所及。而言論之徒長。其洗心藏密之神武。若有不敢輕試者焉。嗚呼。能不爲亂世所熒。而獨立不悶。然且終爲亂世之餘風所窘。而體道未宏。德之孤。宋之積漸以亂德者。孤之也。不得不孤。而終不能不自孤其德。則天下更奚望焉。即使孝宗三熏三沐。進三君子於百僚之上。亦不敢必其定命之訐謖。廓清九有也。藉其摧抑之不深也。則豈但三君子之足任大猷哉。凡當日之能奉身事主而寡過者。皆已豫求尊俎折衝之大用。以蘄免斯民於左衽。惟染以熏心之厲。因其愒翫之謀。日

削月衰。坐待萬古之中原。淪於異族。追厥禍本。王安石妒才自用之惡。均於率獸食人。非但變法亂紀。虐當世之生民已也。詩曰。周王壽考。遐不作人。如鳶之戾於天也。魚之躍於淵也。各自得也。壽考作人。延及遐遠。故周之衰也。魯衛多君子之器。齊有天下之才。乃以維中夏。攘四夷。延文武之澤於不墜。世胄之子。不染患失之風。崛起之英。不抱孤危之恤。沈潛而能剛克。不荏苒以忘憂。彊毅而能宏通。不孤清以違衆。言可昌而不表暴於外。以淺其藏。節可亢而不過於絕物。以廢其用。後世可無傳書。天地且從其志。氣作人者之用大矣。不知出此。而持申商之法。以解散天下之心。而挫其氣。囂然曰。天下無才也。然後天下果不能有才也。斯可爲痛哭者也。

乾道元年。和議再成。宋與女直。無兵革之爭者四十年。論